

【警察手记】

看交警『福尔摩斯』如何断案

□ 李贺

【桑梓记忆】

倔杠

□ 于冠深

成功与梦想哪个更重要

2012年的一个雨夜,济南,一行人惨死在马路中央,交警勘查后确定死者是被车辆碾轧致死。由于天黑路灯不亮又下着雨,监控设备模糊不清,给排查嫌疑车辆带来很大困难。

这时,一群众报案称他目睹了行驶的大货车轧人逃逸的整个过程,但因天黑没看清肇事车辆的车牌号码。根据这个线索,交警通过排查发现一辆途经此处的大货车嫌疑较大,找到司机后他死活不承认轧过人。这就需要证据的支持,济南交警支队法医马宗刚接手了此案。

从事法医职业22年、被誉为济南交警“福尔摩斯”的马宗刚看看眼前的大货车和一脸“无辜”的大货车司机,没说一句话,直接钻到车底仔细查看。由于刚刚下过雨,车轮上的泥巴汤还在往下滴答,即使有血迹,也已经被泥汤冲刷掉了。当然,查不出血迹,就确认不了肇事车。

马宗刚从车底爬出来,对身边的交警说:“把所有轮胎都全卸下来。”大家不敢怠慢,很快将所有轮胎全部卸下来。马宗刚把卸下

的轮胎在专用设备的灯光下仔细查找,很快,在轮胎中间的缝隙里,一颗米粒大小的血迹被提取出来,经鉴定,正是死者的血迹。在证据面前,大货车司机乖乖交代了轧人逃逸的整个过程。

与这种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相比,一些伪装成交通事故的故意杀人案就更难以侦破和取证,对法医来说是更大的挑战。

几年前,一名中年男性死在马路边上,他脚踝部位和头部双侧颞骨骨折,地面上有爬行的痕迹,路边的草地上沾满血迹。现场勘查的警察大都认为脚踝部位骨折是车辆保险杠撞击形成,头部双侧颞骨骨折是汽车撞击后跌落所致,非人为打击形成,符合车辆撞击、摔倒的特征,死者死在马路上,这应该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。

马宗刚却不这么看。因为汽车保险杠最低撞到人的膝盖部位,是不可能撞到人的脚踝的,头部双侧颞骨骨折则是钝器敲打所致。大家虽然觉得马宗刚说得有道理,但如果这不是汽车碰撞,死者身上的骨折又是怎么来的?口说无凭,现场死因鉴定需要足够的

证据支持。

现场有位搞痕迹检验的民警,他在离死者不远的草丛里发现了三块断裂的石头,经过拼接正好是完整的一块。石头断裂的痕迹和死者身上的刮擦也有着明显的吻合,最后得出结论:死者先被凶手砸到了脚踝,石头碎掉一块,死者骨折倒地。在爬行的过程中又被凶手用石头砸了头部,一侧打击,一侧路面水泥路面衬垫,造成双侧颞骨骨折,石头再碎一块,死者当场死亡。

侦查方向明确了,案件的凶手也很快被抓获。原来,受害人去饭店吃饭,和犯罪嫌疑人闹了矛盾,结果被犯罪嫌疑人用石头砸死。作案过程和推测的如出一辙,“福尔摩斯”就这样破了案。

还有一些时候,交通事故中驾乘关系牵扯到责任的追究问题。有这么一个案子。当事人分别是车主、车主妻子和车主朋友。三个人去饭店吃饭。酒足饭饱后三人就开车走了。车子开到一拐弯处出了事故,翻到了沟里,车主要妻子当场死亡。面对肇事处理,车主说是他朋友开的车,朋友说是车主开的车,

两人争执不下。由于同行的三人中一人已死亡,出事故时也没有目击者,只好找鉴定机构进行鉴定,没想到几家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不一致,案子变成了悬案。

为了尽快结案,检察院请求马宗刚进行鉴定。马宗刚了解了翻车的整个过程,又亲自到案发地考察当时的事故经过,对事故车辆进行了仔细勘查,发现汽车的车后座空调出风口位置破碎,里面的固定螺丝顶端粘附有毛发,经检测是车主的毛发。

马宗刚判断应该是在汽车侧翻过程中,后座乘坐人头部猛烈碰到车顶空调出风口位置,击破了外层塑料外壳,并且头部与突出的固定螺丝也发生了碰撞,头部应该有相应的损伤,而过程的分析正好与车主的头部损伤一致,那么车主当时必定是坐在车后座,车主朋友才是事故发生时的驾驶人。

在事实面前,车主的朋友终于承认自己是汽车驾驶人,之所以不敢承认是害怕承担刑事责任。马宗刚的检验鉴定报告用事实说话,终于还无辜者以清白。

动员大家交售余粮。

那是一天晚上,驻村干部在房东家的北屋里召开群众大会。我也跟大人一块去了。与会者都坐在地上或自带的马扎子、小板凳上。先是驻村干部声色俱厉地讲话。会场气氛压抑。于更亮老爷爷家和另外几户,是驻村干部眼里的余粮户。面对驻村干部的一再启发,我院中的一位叔叔欠了欠身子,试试量量地说:“这个,么,我也卖点儿……”在他之前,还没有别人说卖,不知他那个“也”字从何而来。然则他立即受到驻村干部的呵斥:“什么?你也卖点儿?什么点儿?小数点儿?米羊(即蚂蚁)蛋子点儿?收起你那一点儿来吧!”昏暗的油灯光下,我叔叔脸色黄黄的不再言语。

那时候我们于庄的村民,多数是文盲。即使上过年把两年私塾多认些字的,也不一定晓得“小数点”是啥劳什子,难免懵懂。好在驻村干部说了“小数点儿”后,又土洋结合,“米羊蛋子点儿”云云,相信所有与会者就没有不明白的了。没有人再主动说卖。驻村干部干脆点名。“于更亮大爷来了没有?”驻村干部问道。老爷爷闻声站起身来。“你卖多少余粮?”驻村干部又问。“我没有余粮。”老爷爷回答。“你没有余粮谁有余粮?”驻村干部提高了嗓门。“别人谁有余粮我不知道,我就知道我没有余粮。”老爷爷的嗓门也有所提升。“你说你没有余粮就没有余粮吗?”“你说我有余粮我就有余粮吗?”如此这般,你来我往,老爷爷跟驻村干部叮当了好一阵子,即使驻村干部气急败坏地施以训斥,老爷爷也

始终挺着腰身,梗着脖子。这天晚上的表现,或可视为老爷爷倔杠的一次集中表现。我对老爷爷的倔杠,当初仅止于佩服而已。现在则更觉得,这是一种志决的坚守,一种不屈的孤傲,是对往昔贫穷命运的顽强抗争,是对当时不合理现象的果敢拒斥,其中有着英雄主义的因素,或不妨干脆说是另一种类型的英雄主义,令人想起那句一想起来就不免肃然甚而至于竦然的古语: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。

于更亮老爷爷有一句名言在村里流传:“我大年初一是爷爷,过了初一就是孙子。”这话是他在土改以前的自嘲。所谓大年初一他是爷爷,是说全村的人拜年除极个别者外都叫他爷爷或老爷爷。初一过后,由于穷的缘故,他在村里便被人瞧不上眼,仿佛孙子一样没有了地位。“穷孙,穷孙”,人一穷便难免沦落孙子一样的低贱境地。一言以蔽之,大年初一的爷爷,是家族辈分意义上的爷爷;过了初一之后的孙子,是社会意义上的孙子。何其透彻也哉!何其精辟也哉!当然是痛彻肺腑的透彻和精辟!一个有过如此痛彻肺腑的透彻与精辟的自嘲的人,当然拥护土改,拥护共产党八路军。共产党八路军能够取得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胜利,归根结底是得到占全国人口多数的穷人的拥护。上述驻村干部,认识了几箩筐方块字,晓得了整整后边的小数点儿,就忘记了自己在政治上姓什么,不知道他根本不能用那样的态度和语气对群众,又特别是对刚刚翻了身的穷苦群众说话。甚矣,斯真不足为训。



有一位大二的学生写信给我,说他学了自己不喜欢的金融专业,想要退学重新高考,学摄影,将来当一个私家摄影师。但他的家人认为金融赚钱而摄影只会砸钱,不让他退学。他在信中问我:“那我的梦想怎么办?梦想不应该比成功和金钱都重要吗?”

最近我看了一部印度电影《摔跤吧,爸爸》,想来你也听说过。上演之前我听了许多恶评,一个父亲强行把自己未竟的摔跤梦安在女儿们头上,逼她们训练,最后获得世界冠军,可是,不是自己喜欢的事,赢了又如何?获得全世界,失去了梦想就什么也不是。

等我自己看完电影,跟随电影中的小女孩一道长大,我才恍然明白他们的评价多么不靠谱:她们在泥泞的村落长大,被同村小男生欺负,从小学做家务,朋友14岁就

为新娘——如果不曾进行摔跤训练,两姐妹也就是少女新娘中的一员,在未谙人事之龄就要肩负起做妻子、做母亲的重任,一生就在一把尿一把屎一把柴一把米里摸爬滚打。是父亲看到她们的运动天赋,带领甚至逼迫她们训练,让她们一步步成为国家运动员,成为世界冠军,不再受缚于印度传统女性的命运。是的,摔跤可能不是她们的梦想,但她们得到了金牌。

这不免让我思索:对于年轻人来说,到底是梦想还是成功重要?有一句话流行了很多年:人最重要的,是知道自己要什么。这句话其实荒谬:大部分人要的东西,是差不多的。

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重要的“需求层次理论”,把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,像阶梯一样分成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情感需

求、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。顺序就是:先求温饱,再思淫欲,再求片瓦遮头、出入平安;有了一个家,开始渴望亲情、爱情与友情;得到这一切情感后盾后,人自然而然有虚荣,希望在社会上受尊重;自然而然有雄心,想做些什么,证明自己来过这世界。

这顺序恐怕很难颠倒。如果你觉得金钱不重要,那很可能只说明一件事:你是被保护得太好的孩子,你并不知道,现在你吃进嘴的每口食物、穿上身的每件衣服、你买的每部手机、听的每首歌全都是用父母的金钱购买而来。你在追求诗与远方,是他们在用劳动无怨无悔地维持日常生活,即使那生活被你看成苟且。

年少时的梦想,多半是为“三分钟热度”现身说法:听一场音乐会,就梦想成为灵魂歌手,全然不

顾自己五音不全;看一部日本动画片,就热泪盈眶想学日语,背不完五十音就前功尽弃。我不否认有很多梦想既诚实又执着,但有多少只是蔷薇泡沫般的初梦?就像那想当私房摄影师的人,也许只是看了几篇鸡汤文就被洗脑,看过几张摄影照片就魂牵梦绕。你自以为的胸怀大志,很可能只是好高骛远。

要如何知道真相?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在实现梦想之前,你首先要有养活自己的本事;在你鄙视成功的同时,你要证明你有成功的实力。你觉得青春易逝,你怕梦想像握不住的鸟儿,一不留神就展翅飞去——如果它真是你一生的梦想,它还会飞回来;如果它一去不返,那么,只是一个泡沫破灭了而已。它不是你的梦想,从来都不是。